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九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易經存疑卷九

明 林希元 撰

繫辭上傳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繫辭首章首節是明聖人作易之本言易中有乾

坤諸卦有貴賤剛柔有吉凶變化等名物皆是聖人因天地間所本有者而模寫之爾故本義曰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下繫曰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正是發明此意雲峰胡氏謂此節是易前之易蒙引用之令以本義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之語觀之似不是以語類若

作易前之易亦不妨之語觀之可見朱子亦不甚主此說

朱子語類云天尊地畢上一節皆是說面前道理下一節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言聖人之易書非無因而作也不過因天地之所本有者而模寫之爾是故天以純陽至健而居尊地以純陰至順而居畢則易中純陽之乾卦純陰之坤卦於是乎定矣蓋乾坤準天地而作也天地萬物畢高

陳列其分截然而不容紊則易卦六爻之貴賤於是乎位矣蓋貴賤準卑高而作也凡物之屬乎陽者其性常動屬乎陰者其性常静易中卦爻之剛者其性動柔者其性静其理實本於此是剛柔由動静而判也事情善惡以類而聚萬物善惡以羣而分善則吉惡則凶易中卦爻之吉凶則本於是是吉凶因事物而生也陰陽二氣在天者則成象如日月星辰之屬在地者則成形如山川動植之屬而皆有變化也易

中蓍策卦爻之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實取扵是是變化因象形而見也夫易書中乾坤貴賤剛柔等諸名物皆準天地間事物而作如此此可見易是盡性之書非後世讖緯術數之學所可同年而語也

天地者乾坤之形體乾坤者天地之性情言天地則性情在其中曰乾坤以易卦言也

卑髙𤋮天地人物說

天地有卑髙人物亦有之在人則有君臣上下在物

雖蜂蟻亦有君臣鴻雁亦有次序山川之流峙草木之夭喬莫不有卑高者焉此類不能盡書

貴賤舊無卦爻說令以下章列貴賤者存乎位觀之只就六爻說為是觀易中如以貴下賤以從貴之類皆是就六爻言無有以上下卦言貴賤者

六爻之位居上者貴居下者賤又有不盡然者若為成卦之主如屯之初九隨之初九雖居下亦為貴不可槩以上下論也

陰陽各有動靜然陽以動為主是動其常也陰以靜
為主是靜其常也故曰動靜有常
剛柔當兼卦爻說卦傳雖有發揮於剛柔而生爻之
說然此似難例論如乾則元亨利貞坤則利牝馬之
貞凡卦之屬陰陽者其德性自分動靜不容移易
凡人作事便有箇情意計度他故曰事情作善事則
其情向於善作惡事則其情向於惡故曰事情所向
事情向於善則與向善人為類事情向於惡則與向

惡人為類故曰方以類聚事情向於善則吉自此生矣事情向於惡則凶自此生矣五臣十亂夾輔虞周則治飛廉惡來助紂為惡則亂韓范蘇馬共輔元祐則治王呂章蔡共輔紹聖則亂然此關於天下國家者若各人之身又自有吉凶在史冊彰彰可見問吉凶由人善惡而生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此曰類聚羣分而吉凶生豈人都必待類聚羣分而後有吉凶若自家所為雖善惡亦無能有吉凶耶曰

此吉凶是就人相與處上取謂與善人相處則吉與凶人相處則凶言人當慎所與處也家語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與惡人同居如入鮑魚之肆是此意若為善而吉為惡而凶則在各人身上此不及者舉其大言也亦是因上文天地界高動靜下文成象成形皆是舉天地衆物說此不可單舉一人故以類聚羣分取吉凶

常說如人為孝弟則不好犯上作亂紂為象箸必為

玉杯云云以是為類聚按此乃積善積惡之意非類聚也又云如仁義忠信廉恥為一類克伐怨欲放僻邪侈為一類又不見聚意故皆不用

類聚然後羣分若不類聚無緣羣分如黍稻菽麥同貯一器則彼此混雜都無分別惟黍做黍稻做稻菽做菽麥做麥各隨類分貯則黍與稻別菽與麥別其羣隨分矣故曰類聚則羣隨分又曰官軍民兵雜亂則無分惟軍做軍民做民則官軍民兵各分矣

常說類聚羣分云鵰鶚不入於鸞鳳之羣等說俱不可用為禽獸難言吉凶也

方亦可言羣分物亦可言類聚今云然者互見也故本義只言各以類分

天積氣爾故在天者只成箇象象是形象非有實質也觀日月星辰雨風雷露之類可見

地有實體故在地者皆成形非若在天者無實體也觀山川動植之類可見矣

蒙引謂此節作未畫之易方起得剛柔相摩一段依愚見若作聖人因陰陽而作易未嘗不起得剛柔相摩一條蓋上是言聖人準天地而作易剛柔一條始言聖人如何而作易正以畫上章未發之意也意實相承不為相悖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上言聖人作易之本此言聖人作易之法即横圖所列者聖人作易自兩儀而四象自四象而八卦自八

卦而六十四卦八卦則相摩而成六十四卦則相盪而成其法不過如此

相摩是自兩儀而八卦相盪是自八卦而六十四卦下篇因而重之兼三才而兩之正是此意

相摩是兩物相摩即是相交意相交然後生陽與陰交則生陰儀上之少陽太陰陰與陽交則生陽儀上之太陽少陰陰儀上之少陽本是兩儀之陽太陰則是本儀之陰陽儀上之太陽是本儀之陽少陰則是

兩儀之陰此如父母生子生男是得父之氣生女是得母之氣朱子曰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乾為兑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

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離為震矣
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
之一奇一耦而為巽為坎矣即是此意
邵子說太陽與少陰交而生乾兌離震少陽與太陰
交而生巽坎艮坤依朱子之說是太陽太陰交而生
乾兌艮坤少陽少陰交而生離震巽坎今以理斷之
當以朱子之說為正蓋老與少交非其倫且不能成
生育之功也觀大過枯楊生稊生華之義可見

相摩是一與一相摩相盪是一與八相盪不止一箇故曰頭項多以一卦為主與第一箇相盪了又與第二箇相盪又與第三箇相盪又與第四箇相盪及八卦俱盡又別起一卦與八卦相盪如以乾為主把乾来相盪則成箇純乾就推過去又把兑来相盪則成箇夬就推過去又把離来相盪則成箇大有就推過去又把震来相盪則成箇大壯又推過去及至坤卦相盪了又以兑来為主與八卦相盪餘倣此如此故

曰圓轉推盪出来
聖人畫卦只是一每加二爾何曽有相摩之實然造化生生之理則如此而易卦生生之妙亦是模倣此理故曰剛柔相摩如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其實八卦成則一時俱成何曽是坤索乾方為震乾索坤方為巽哉亦是造化有此理故從而發以示人爾
按邵子言作易之序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

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與繫辭傳不同蓋此是加一倍法以大傳之說尤直截明白故朱子謂其發明孔子意最切要然愚以易只有八卦想伏羲當初畫卦到三畫成卦便住六十四卦乃是相盪以成夫子所言是伏羲作易本旨郘子是從易卦已成之後看得只是加一倍法爾郘子有得於此就據其所見起數其推人物吉凶禍福無不准驗皇極經世書自一而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推

而至於百千萬皆是此法嘗見其所著如中天大定太極河圖洛書等數學皆是加一倍法可見邵子之學自有所得不可同於羲文然要不出羲易範圍之內此見易道之大無所不通大而神仙修煉之法下至六壬卦火珠林等小數無不由此不但邵子也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則易書於是乎成而凡天地卑高動靜吉凶變化許多事物無不具於其間矣大意如此說見下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首言聖人法造化作易此言易書既作具乎造化愈見易書之作是法乎造化故曰與上文相發明

按註云易之見於實體盖雷霆風雨日月等物皆是陰陽之實體易中震巽坎離諸卦皆是雷霆風雨日月之類則易中之所具皆於陰陽實體乎見也

此與下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皆是言造化謂易中具之者盖易中之震卦便是鼓物之雷霆巽坎二卦

便是潤物之風雨圓圖順逆之行便是日月之運行寒暑之来往易中陰陽卦爻便是人物之男女是先把造化之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作主然後以易中震巽坎離等卦照看見得天地間雷霆風雨等物皆易之所有此便是具乎造化可以發明首節之旨也舊依雲峰謂易書未作易在造化易書既作造化在易覺好説但愚以本義及語録觀之聖人語意似不如此且總註易之見於實體不切通典以鼓之以雷霆

以下作易前原有易此於易之見於實體似切然首節上截曰天尊地卑卑高以陳等句已是易前之易了至此復言之未免相犯又剛柔相摩下本義曰此易卦之變化至此二條却云陰陽變化之成象成形與上文又不相蒙又似相反故其說難用愚說似可通明者擇焉

說此二條當把鼔之以雷霆以下作造化之易說然後以易照之云易書具此則可通矣

言陽在隂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品物當窮冬閉塞之時歸根復命生意已伏於内逮雷霆一擊而鼓動之則生意之伏於内者盡洩之於外而發生矣故曰鼓之以雷霆震卦以一陽動於二隂之下其象為雷即鼓物之雷霆也隂在内陽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陽為隂累則相持下降而為雨品物鼓於雷霆生意已動矣然其氣尚欝結勢尚焦燥得風則散其欝結得雨則蘇其焦燥而品物皆滋潤矣故曰

潤之以風風雨易卦巽以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其象為風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象為雨即潤物之風雨也

日稟陽精明乎晝者也一日行三百六十五度而一週天出于卯則在地上而為晝自卯而辰而巳而中于午又自午而未而申而入于酉則晝盡矣日入于酉則在地下而為夜自酉而戌而亥而中于子又由子而丑而寅而復出于卯而復為晝此日之運行也

月禀陰精明于夜者也每日行十三度每三十日一週天而與日會至次日則明生而為朔至初八為上弦至十五則東西相對而為望又自望而行至二十三為下弦至三十則明盡而為晦至初一又明生而為朔此月之運行也則易之後天圓圖皆具而有之葢一日十二時圓圖自坤而震於時為子丑寅是日自地中而升也自離而至兌為卯辰巳則是日將中自乾至巽於時為午未申是日自中而向昃自坎至

艮為酉戌亥則日沒矣亦是日之運行也一月三十日圓圖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歷離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歷坎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二十九三十日也是月之運行也

一歲之運自立秋七月節為寒之始至大寒十二月中為寒之終是一寒一暑也易之後天圓圖亦具而

有之蓋圓圖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歴離兌之間為
春分以至於乾而夏至交焉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
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冬至交焉寒始於七
月之立秋終於十二月之大寒暑始於正月之立春
終於六月之大暑是一寒而一暑也
鼓潤二字由雷霆風雨而生說卦傳雷以動之風以
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只是此理
常說以風不能潤物是帶言愚謂風於生物之功不

少散其鬱結然後雨潤之功可施亦自有滋補處令農家樹藝五穀之榮悴全看風故易傳每與雨並言之不可謂帶說也

八卦離之象為日坎之象為月然以朱子圓圖說觀之日月運行與一寒一暑俱當依圓圖推

革象新書曰一日百刻一日只有十二時一時八刻只得九十六刻尚餘四刻何也晝夜十二時均分百刻一時有八大刻二小刻大刻總九十六小刻總二

十四小刻六準大刻一故共為百刻也上半時之大刻四始曰初初初次初一次初二次初三最後小刻為初四下半時之大刻亦四始曰正初次正一次正二次正三最後小刻為正四若子時則上半時在夜半前屬昨日下半時在夜半後屬今日亦猶冬至得十一月中氣一陽来復為天道之初爾古歴每時以二小刻為始乃各繼以四大刻然不若今之便於籌策也世謂子午卯酉各九刻餘皆八刻者非是

蒙引曰就八卦圓圖象日者言之一日有十二時圓圖凡八卦每一卦貼時半二卦貼三時六卦九時八卦十二時而周一日之運矣是故自坤至離為子丑寅陰極而陽生也自離至兊為卯辰巳則陽浸盛矣自乾至巽為午未申陽極而陰生也自坎至艮為酉戌亥則陰盛矣若以横圖觀之當以乾一兊二至坤八亦一日一周天之理也

蒙引曰若以六十四卦配日則圓圖左邊三十卦當

六時五十刻右邉三十卦當六時五十刻其餘四卦則加於子午卯酉四時盖以子午為陰陽之盛卯酉陰陽之中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者與鼓之以雷霆俱是造化易則具而有之見得此等是易卦變化之所成也

乾道坤道只是陰陽不曰陰陽曰乾坤者以性情言之也

乾道坤道統言氣化形化人物未生之前曰陰曰陽此乾坤也人物既生之後為父為母此乾坤也均之曰乾坤蒙引認乾坤為人物始生之乾坤極費力於人物太遠且道理亦不是今之生男女雖是父母原來之氣然父母之氣實本於天地故皆謂天地所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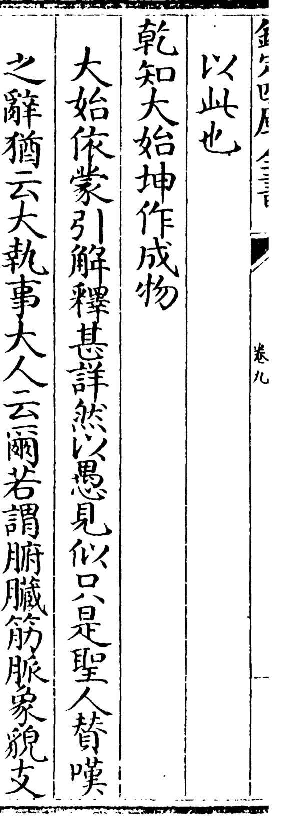
蒙引謂男女交感之時陰勝陽則陰為主陽為佐而成女陽勝陰則陽為主陰為佐而成男又謂陰陽相

勝有以天時勝者有以物力勝者愚細觀之尚是億度之說未有真見且亦無據嘗閱褚氏遺書所載似為可信寇平仲全幼心鑑聯珠論與褚書之說互異要當以褚書為正今録于後

褚氏遺書曰男女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為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聯珠論曰父

之精則白而輕清母之血則黑而重濁陽胎氣輕清九分隂胎氣重濁十分小兒在母腹中受交感之精血父先樂則精裹血而生男母先樂則血裹精而生女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然予以易說卦之說斷之坤求於乾則得男乾求於坤則得女故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坤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夫坤索於乾宜得女也而反得男此隂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為骨而成男之理也謂母先樂則血裹

精而生女非矣乾索於坤宜得男也而反得女此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成女之理也謂父先樂則精裹血而生男者非矣成男成女之說當以褚氏之說為的孔子之說為証無容別議矣此在造化者若自易而言乾坎震艮之陽卦與凡以陽為主一百九十二之陽爻皆為男而乾道之所成也坤離巽兑之陰卦與凡以陰為主一百九十二之陰爻皆為女而坤道之所成也謂易之具造化者正



以此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大始依蒙引解釋甚詳然以愚見似只是聖人賛嘆之辭猶云大執事大人云爾若謂腑臟筋脉象貌支竅無不備為大始則蟲蟻草木之類亦有箇始腑臓筋脉之類不能如人之具備是不得為大始也而可乎

此承上文乾道成男二句而言乾坤之理不復粘著

易矣此二句合上二句最難看陽精為主而成男者乃是母血先至陰血為主而成女者乃是陽精先至若以先至為始則男是陰之所始女是陽之所始其說難通看来只當以陰陽職分言之蓋乾陽也坤陰也其分則陽居先陰居後其職則陽主施陰主受陰受陽之施則陰本無事而所事者皆陽之事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故彖傳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文言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者此也陽

先以精施於陰而陰以血受之精血交搆人物始生故曰男女搆精萬物化生陽自以精施於陰而已無復一事懐胎成形其事皆在於陰故曰坤作成物懐胎成形雖是陰事其所懐胎成形之精元是受於陽是其首事本是陽故曰乾知大始乾坤之知始作成如此男女之分則在陰陽施受之際看何者為主陽精為主則成男陰血為主則成女故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陽居先而施陽精衝入陰血為主而成男本

是陰血先至然陰不為主陽反為主而成男者葢陰血先至則退而讓陽陽為主而陰為容陽為主故成男而陰血先至又似陰之先施者於陽施之理似有碍然不以坤為主始而歸之乾者葢陰血非陽唱不能至陰無立又非陽不立必陽唱而陰始和陰和則陽乘以入而為主陰雖先至亦無能為其主之全在乎陽故陰血雖先至亦不得為先施而知始終歸之陽也陰居後而受陰血參入陽精為主而成女本是

陽精先至然不為主陰反為主而成女者蓋陽精先至則退而讓陰陰為主而陽為客陰為主故成女陽精先至以是為主始尤直截明白然所謂主始者不在於至之先後而在職分之先後以職分言陽居先主施陰居後主受而陰又待陽而立陰血先至猶不能主施主始而主於陽況陽精先至而能主始乎故雖陽精先至而為施以職分言陽固當為先而主始也

成男成女固陰陽交感各以其氣為主而分男女之之始之成實以陰陽二氣一施一受交相賛助而就男女之分只在知始之時坤作成物則在男女既分之後乾始坤成其大統也成男成女其細分也

一陰一陽相為終始以成造化之功一陰一陽各分其氣以成男女之形分氣以成男女此時雖有陰而陽實主之成物以終乾事此時雖有陽而陰實主之乾主其始而坤成其終坤任其勞而乾享其逸也

蒙引曰或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各有所本矣如何又說男女皆是乾之所始坤之所成且坤之成男易知而乾之始乎女者難别夫乾之氣脈何以反注為女耶曰乾陽也陽之陽則以始乎男陽之陰則以始乎女則太陽少陰之謂也坤陰也陰之陽則以成乎男陰之陰則以成乎女即太陰少陽之謂也愚謂蒙引以陰陽老少為說似有據然於陰陽職分尚未明彖傳乃順承天承天時行之意亦不合觀者詳之

此章辭意葢謂乾道固成男坤道固成女要之造化之理陽先隂後陽施隂受男女之分雖各本於乾坤而不容二然其始也皆主於乾其終也皆在於坤其功相為終始尤不容紊焉故凡人物之生形質未成而胚胎先露者皆乾之所主葢乾道一唱則隂陽交合成男成女雖有不同胚胎朕兆已成於乾道一施之初矣故曰乾知大始及夫機緘既露形質斯成則皆坤之所為葢坤既承乾厥功方始以醞以釀成象

成形成男成女雖有不同骨肉形體莫非終乾之能事矣故曰坤作成物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健而動坤順而静是本乾坤之性情以解易簡乾健而動則有餘力故其知大始也易易不難也坤順而静不敢自用故其作成物也簡簡不煩也

蒙引曰本義便能始物最好體認易字一始便始更無等待更無留難可見其易從陽而不自作自已更

無加添一分可見其簡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上言乾坤之理易簡而已此則言人之體之也

此易字與上易知之易字少差上是難易之易此是險易之易立心平易則心事明白如青天白日無回曲隱伏庸人孺子皆能知其胸中之所存故曰易知若是立心傾險則胸中狡獪不可測度謂之易知可

乎人謂李林甫城府深密笑中有刀正以其難知爾

朱子曰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而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纎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虱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呪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此可參看易則易知之說

立心平易而人易知則人皆敬信而歸輔之故有親

若存心險狡不可測則人畏憚之而不敢近矣欲有親不可得也

有親則見吾所存之是而益自信終身守之而不變矣故可久若寡親無與未有不疑惑而中變者欲其可久不可得也

人處事簡省則其事要約如平原大道無許多旁岐曲徑天下之人皆能循其塗轍以作事而無事於勞心費力故易從若是作事繁瑣則科條繁密人有憚

難畏勞望望而去者矣可謂易從乎如秦人法網苛密則人心思亂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人大悦王莽之世禁網繁密則天下思亂光武徇河内除莽苛禁吏民喜悦此簡則易從之驗也

易從則吾所作為之事而人皆為之人人皆為吾之所為是吾之道行於彼彼之功即我之功也故曰有功如議禮制度考文本諸身徵諸庶民六事皆合則動而世為天下道遠之有望近之不厭非易從之有

功乎

蒙引說有功可大謂衆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此說不是夫自處事之簡至易簡理得之簡吾人身心上事不待求助於人亦非人力所能助謂衆力然後有功可謂不通矣原來衆力協助方能建大功業是帝王用人之說故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漢屈羣策不可以語此章之旨識者擇之

久者聖人之德所謂至誠無息純亦不已是也未至

於久而可久亦為賢人之德矣大者聖人之業所謂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髙明是也未至於大而可大亦為賢人之業矣

要之易簡亦只是因此理而立心處事爾固非於此理之外有所加亦非於此理之内有所減也但以其無險阻而謂之易無繁擾而謂之簡爾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此易簡之說也程子曰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亦即易簡之說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自易知易從至於可久可大而謂賢人之德業學問之功庶乎其盡之矣然猶未也又進而上焉則可久者以久可大者以大而為聖人之德業矣聖人之德業亦謂之易簡者始學之時一念之易此易也一事之簡此簡也及至成德之後萬念之易此易也萬事之簡此簡也雖有大小生熟之不同其為易簡則一而已矣故亦謂之易簡

自立心之易至於賢人之德雖亦謂之易然易之分量有未滿未可謂之易也由可久而上之則存心純乎一易始可謂之易矣自處事之簡至於賢人之業雖謂之簡然簡之分量未滿未可謂之簡也由可大而上之則處事純乎一簡始可謂之簡矣天下無心外之理也存心純乎一易則天下之理不外吾一心之中矣亦無身外之理也處事純乎一簡則天下之理不外吾一身之内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天下之理本皆自然存心處事順而循之則為易簡然方其為賢人之德也易未純易天下之理猶未盡能易以存心而無遺方其為賢人之業也簡未純簡天下之理猶未盡能簡以處之而無外則是天下之理猶有未得也由是而充積之使易純乎易簡純乎簡則天下之理皆能易以存之而無餘而無一理不具於吾心所存之中天下之理皆能簡以處之而無外而無一理不在於吾身所處之内天下之理皆於

是乎得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乾有是易而吾亦有是易坤有是簡而吾亦有是簡吾之易簡即天地之易簡而又能兼乎天地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能成人之位而參乎天地之中可見人亦甚大不減天地成位乎其中則可與天地參矣

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即中庸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至誠賛天地之化育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地位

曰易簡曰中和曰至誠皆隨所在而言其理一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上章言聖人畫卦之事此章言聖人繫辭之事

易中每卦每爻各有一卦一爻之象象之所具不是吉便是凶如乾爻純陽至健有大通至正之象其占之元亨利貞則為吉姤以一陰而遇五陽有女壯之象其占勿用取女則為凶乾九二出潛離隱有見龍

在田之象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有飛龍在天之象其占皆利見大人是其吉也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有乾乾惕厲之象上九過於上而不能下有亢龍之象其占曰乾乾曰惕若曰厲曰有悔是其凶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莫不有象象中不是吉便是凶但上古之時易道大明卜筮有官筮得一卦一爻皆能觀其象為何如知其吉凶為何如中古以後易道漸晦卜筮之官亦不能舉其職聖人恐民用緣是

而廢於是始陳各卦而逐一觀其象中所具吉凶之理著之於辭以教人故曰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

設卦觀象爻亦在其中蒙引觧象字甚備須仔細看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是明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處剛柔變化是就蓍策之卦爻言盖聖人既畫六十四卦於是生蓍倚數教人揲蓍求卦當其十有八變之後非七則九非八則

六九爲老陽六爲老隂七爲少陽八爲少隂老變而少不變如揲得是六則變爲七之少陽是剛推夫柔柔化爲剛也揲得是九則變爲八之少隂是柔推夫剛剛化爲柔也剛柔變化則易卦以成而象於是乎著矣如六爻皆九則老陽變爲少隂是其卦爲坤而柔順利貞之象著矣六爻皆六則老隂變爲少陽其卦爲乾而大通至正之象著矣如五爻皆八下一爻是六是坤之初爻變爲陽而一陽来復之象著矣五

爻皆七下一爻是九則乾之初爻變為陰而姤一陰始生之象著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皆以剛柔變化而成使不於此各觀其象各繫以辭則吉凶無以明將何以使人趨吉而避凶衆人雖因蓍求卦然吉凶不明趨避無從亦不知所以用之矣故曰此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此與首章天尊地卑一節相表裏易書本準造化人

事而作故吉凶悔吝變化剛柔六爻之動皆造化人事之象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故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故變化者進退之象動静有常剛柔斷矣故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此與下節皆當如此看嘗引謂失得之象憂虞之象進退之象晝夜之象乃三極之道皆是把外邊造化人事来形狀他其曰之象者言是這様子相似愚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

則辭之吉凶悔吝皆卦爻中失得憂虞之象也若謂
把外邊事物來形容他則所謂失得憂虞皆是外物
與卦爻無干上文聖人觀象繫辭之言皆虚本義觀
卦爻之中有此象則繫此辭不可用矣下文二象字
一道字實造化人事之理但此是觧上文剛柔相推
生變化意未干卦爻之義葢剛柔變化方是所以成
象處未有卦爻故未及也
凡人作事逆理為失失則凶順理為得得則吉易辭

之吉者皆由於順理之得其凶者皆由於逆理之失故易辭之吉凶乃人事失得之象

憂慮也猶云煩惱也虞度也猶云商量也事既不善而憂虞於是乎悔悟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致悔也此是自凶趨吉之憂虞易辭之悔悟者皆本於是事將不善而憂虞於是乎羞愧之心生焉是憂虞之能取羞也此是自吉而凶之憂虞易辭之羞吝者亦本於是故曰悔吝者憂虞之象

此明首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以明吉凶之意故本義曰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以此辭象是失得憂虞之象辭是吉凶悔吝之辭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蓍策卦爻六之老隂變為七之少陽是柔變而趨於剛也造化人事之退極而進者其理也九之老陽變為八之少隂是剛化而趨於柔也造化人事之進極

而退者其理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柔變趨剛而變之已成者剛也陽生自子進於卯極於午而為晝者其理也剛化趨柔而化之已成者柔也陰生自午退於酉極於子而為夜者其理也故曰剛柔者晝夜之象

六爻以柔居之或變而為剛以剛居之或化而為柔一剛一柔變動不居此即三極之道何也蓋太極具動靜之理三才各一太極六爻五上為天以剛居之

者或化而為柔以柔居之者或變而為剛此即天道
一陰一陽之迭運天道一太極也初二為地而剛或
化柔柔或變剛此即地道一剛一柔之交易地道一
太極也三四為人而剛或化柔柔或變剛此即人道
仁義之並用在人一太極也故曰三極之道
此明上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意變化泛言造化人
事剛柔專言晝夜欲見循環之意曰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見六爻皆是剛柔變化其變無常則卦爻因以

立占者得因之以斷吉凶也本義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每爻皆柔變剛剛化柔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便是流行此即下繫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意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凡事俱有箇當然之理而一理之中自有箇先後緩急之次第如理當進若無漸而遽進却不是亦須有箇次第故卦以止巽為漸如伊尹必待湯三聘然後

起諸葛孔明必待劉先主三顧然後出豈非有箇次第如理在當退不可遽退亦須有箇次第如孔子不脫冕而行可謂速矣然猶必待膰肉不至而後行豈無箇次第又如孟子之受金於宋薛其辭曰餽贐曰為兵餽不受金於齊其辭曰未有處是皆有箇次第也推之萬事莫不皆然

節齊否泰剝復之説固非小註初終潛見飛躍之説亦不是蓋每卦爻之中皆有箇次第潛見飛躍須合

數事看方見有箇次第故不如前説爲當蒙引曰論語言中倫註倫爲義理之次第若一句話説得當理便是中倫亦不必俱要有終始本末也此説甚善凡事之理各有當然之次第故曰序此理著之於易是則易之序也易序之説可以此而定矣

所居兼身心説心之所存身之所處皆居也安是安固不揺之意不是安平無事之意言其身心之所處而安固不揺也此與孟子居之安相似孔子之仕於

季桓子安乎乾之見躍也受女樂而去安乎賁之舍車而徒也色不在而行安乎豫之不終日也見陽貨而不避安乎睽之見惡人以避咎也

卦爻之辭皆聖人之所繫君子之所玩獨在於爻辭何也蓋卦辭言一卦之全體其辭畧爻辭各言一節之變於人情物理尤為曲盡愈讀而愈有味此所以為君子所樂玩也子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可見其樂也

易之序只在上面剛柔變化之内爻之辭只是上面吉凶悔吝之辭

爻之辭不過發明上面易之序而已或曰爻辭所樂而玩卦辭獨不樂乎曰非謂卦辭不可玩言此以見爻辭尤為當玩爾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言君子之所學者易此承言其動静皆學乎易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是靜時安居乎易序也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動時安居乎易序也占不外辭繫之卦爻之下者辭也所得何卦何爻則占此卦此爻之辭是占也

君子學易不專在於卜筮一言一行無不法乎易也如擬議以成變化下七爻凡例可見平居觀象玩辭不專是欲約動則觀變玩占之地然動則觀變玩占亦不過是平居之所觀玩者而見之用也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則動靜皆易而行合乎天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是本上章說來言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故文王所繫之卦辭謂之彖彖也者言乎卦之象也周公所繫之爻辭謂之爻爻也者言乎爻之變也於卦言象者卦是渾全之體而所具之理未明也

於爻言變者爻是一節之變而所具之理已著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

善補過也

此節是明上節之意吉凶悔吝无咎即彖爻之辭謂

彖爻之辭有吉凶吉凶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失

得也蓋象變既成有時位之當而為得者焉得則吉

矣彖爻之吉則言乎此也有時位不當而為失者焉

失則凶矣彖爻之凶則言乎此也故曰吉凶者言乎

其失得也彖爻之辭有悔吝悔吝非他也所以言乎象變之小疵也蓋悔者未至於吉而將趨乎吉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得猶未甚得而尚有小疵者焉小疵則悔矣彖爻之悔則言乎此也吝者未至於凶而將向乎凶也象變之時位有將趨乎失猶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焉小疵則吝矣彖爻之吝則言乎此也故曰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彖爻之言有无咎无咎非他也所以言象變之善補過也蓋象變之時位

有所過之不然是有過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矣

彖爻无咎則言乎此也故曰善補過如中孚之六四

以位近於君而有過以能馬匹亡而得无咎既濟之

初九以銳進而有過以曳輪濡尾而得无咎此即可

見其義本義曰此卦爻辭之通例是以卦爻之辭言

曰彖曰爻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

乎辭

上三節專就卦爻之辭說此下分卦爻辭三件說言易中有貴賤列其孰為貴孰為賤則存乎六爻之位居乎上者則為貴居乎下者則為賤是貴賤以上下之位而列也易中有大小定其孰為小孰為大則存乎卦者蓋卦之屬乎陰則為小如姤如遯如否之類皆其小也卦之屬乎陽者則為大如復如臨如泰之類皆其大也是小大以卦而定也易中有吉凶辯其孰為吉而孰為凶則存乎辭觀元亨利貞利見大人

之辭其所謂吉者可辨矣觀勿用取女飛鳥以凶之辭其所謂凶者可辨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

此二句與上辯吉凶者存乎辭一句再申上節吉凶言乎其失得三句意凡事將凶則悔心生焉凡事皆凶則吝心生焉然其悔也不在於悔之日必有致悔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无悔惡則致悔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悔之端也其吝也不在於吝之日必

有致吝之端事之將動而未形善則不吝惡則致吝善惡之間所謂介而致吝之端也易之辭於悔之介而憂之則舍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悔矣於吝之介而憂之則舍其惡而趨其善而不至於吝矣故曰憂悔吝者存乎介如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其未祗悔之前是介不遠復是於其介而憂之也屯之六二即鹿无虞陷入于林中陷入于林中是吝即鹿无虞者妄行也妄行故吝使其能不妄行則不吝是妄

與不妄之間介也君子幾不如舍是能於介而憂之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

言易辭之无咎者言其善補過也然人之善補過無不能自悔悟中來故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也朱子曰能自訟則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凡易辭无咎皆自悔來如悔吝之類深味之自見

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此夫子之喚

醒乎人處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卦與辭分説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卦與辭合説

言卦則有小大焉辭則有險易焉然辭非有外於卦也卦辭之險易各隨卦情之所向爾卦之大者其情向於易辭則從而易如乾如復如泰之類可見也卦之小者其情向於險辭則從而險如坤如姤如否之

類可見也此云釋卦爻辭之通例是卦爻辭三者並釋故於善補過下用一句以別之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欲說聖人用易窮理盡性至命故先說易書具有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用易也易與天地準一句當虛說彌綸天地之道始實說故能二字當看得活落

言莫大乎天地而易書之大則與之齊準故於天地之道若幽明死生鬼神智仁造化萬物皆有以彌之而無有遺漏者焉又於其中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若智仁若造化若萬物井井有條色色各别而不容混亂是又有以綸之者焉

天地間精入無形粗及有象物雖有萬不齊不過陰陽二端而已聖人作易只設陰陽兩畫則舉天地間萬物皆有以模倣之而無遺漏者矣盖自兩儀而四

象而八卦而六十四卦皆不外一陰一陽之變化自橫圖而圓圖而方圖亦不過一陰一陽之變化夫六十四卦橫方圓圖於造化人事之理無所不該彌綸之實可見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下三節言聖人用易之事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

於地理以者用易也原始反終者用易以原反之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雖不言用易而用易之意固在其中矣用易以窮理要見易理是如何天地間理是如何聖人用易以窮之是如何蓋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其理皆在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為聖人窮理盡性之書爾非聖人真箇即易而後窮理盡性也得意忘言斯可矣

令即易求之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天

文之晝夜即易之剛柔也天文之上下即易剛柔之變化也圓圖陽生於子進於卯極於午而為晝陰生於午退於酉極於子而為夜亦可以觀晝夜之理也陽明陰暗南方向明陽也北方幽暗陰也陽高陰深地之高陵陽也深谷陰也山高陽也水深陰也海水之潮汐陽也其退陰也觀陰陽之明暗可以知南北之明暗矣觀陰陽之高深可以知地理之高深矣觀陰陽之進退可以知潮汐之進退矣本義亦舉其大

槩不能書也此用易以觀天察地之說也幽明之故不必說晝上南高明也所以明者陰之變夜下北深幽也所以幽者陽之變依愚見晝也南也上也高也明也那明處便是陽之變夜也下也北也深也幽也那幽處便是陰之變蓋地理難說陽變陰陰變陽即幽明之所在而推本於陰陽之變即其故也不必如舊說牽拘於變化之循環

陰數六之老陰變為七之少陽氣化之聚人物始之

所以生與氣機之至而伸者為神即其理也陽數九之老陽變為八之少陰氣化之散人物終之所以死與氣機之屈而歸者為鬼即其理也其知死生之説知鬼神之情狀以此而知之爾

天文遠故曰觀地理近故曰察察比觀較詳

原是推原反是轉摺来看朱子語類謂推原其始初却轉摺来觀其終如回頭之義是反回来觀其終也

原始反終是從人物有生之後推原到那始初之所

以生處又從那始初處回轉來看其終竟之所以死處知其始初之生也是得於氣化之聚則知其終後之死也是得氣化之散蓋因其始而見其終也

陰重濁有迹故為精陽輕清無形故為氣精氣合方成人物人物既成則氣為魂精為魄人之耳能聽目能視皆精魄也人之喘息呼吸皆魂氣也其生也以精氣之合則其死也以精氣之散其散也魂氣歸于天精魄歸于地各還其原也魂漸漸散去故曰游蓋

原是氣本無形也魄是有迹底物本是精血只乾枯而已非實降也對魂游則為降爾鬼神就造化言死生就人物言

情無形狀有象朱子顯而為物隱而為變為鬼神之情狀亦是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言聖人以易盡性之事如何是以易盡性蓋易不

外乎陰陽盡性不外乎知仁知輕清屬乎陽也仁重濁屬乎陰也聖人之知仁配天地陰陽之道無不盡而其所以盡者實法諸易書之陰陽所以謂以易盡性也

知周萬物周徧也盡也言萬物之理精入無形粗及有象皆知之而無有不偏不盡也道猶大學之道道字訓術方法也蒙引曰道濟改言天下只言天下之人愚初以中庸盡人物之性来証欲兼人物說令以

後節曲成萬物來叅看覺得曲成萬物裏方兼人物此處只當就人說其心術之所運用能使天下之人老安友信少懐無不各得其所是其道有以濟天下也

其知周乎萬物而道足以濟天下則其知不流之空虛矣故不過行不擠言則為過仁不擠知亦為過仁足以擠知故不為過旁行是事有遭逢其變常道處不得則於常道之外别出一法以處之必使其事有

濟故曰旁行言從正道行不得從偏旁而行也旁行易出乎道義之外是流也聖人雖是旁行而亦不出乎道義之外故不流如娶妻必告父母正道也舜不告而娶是旁行矣然其不告也乃為無後則固不外乎道義之正矣曷嘗流乎又如男女授受不親正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乃出手以援之是不由乎正禮而旁行矣然其援之以手也乃以人之生死為重而以男女之遠別為輕是亦合乎道義之正而不流

也

旁行是行仁乃謂之知者蓋若非其知有以髙乎天下亦不能為此舉故曰權者聖人之大用常道人皆可守權非體道者不能用也不流是能守其正守正則仁矣

以旁行不流分知仁是就這上看出乃推原其所自來非實旁行當知不流當仁也樂天所造極深悳生到得樂處論語知之不如好好不如樂孟子仁義忠

信樂善不倦即是此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孔子飲水曲肱樂在其中顔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亦即是此樂

知命所造極深不止是聞見之知乃是實踐之知蓋真知夫死生貧富貴賤之理而安之不若莊周知無可柰何而安之方是知命問莊周之齊物我一生死亦可謂知命乎曰莊周只是強制若告子之不動心與聖人之知命必有間樂天則理足以勝私心泰無

不足知命則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故不憂不憂地位不是小可先儒謂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其無憂者與

安土是隨處皆安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焉可謂安土矣敦仁是敦厚於仁語類曰敦只是篤厚盡去私欲純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

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

敦仁不外乎安土隨處皆安而無處不安則其仁篤厚而不薄矣故本義曰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不仁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故能愛

此言聖人之知仁一節深一節周物之知道濟之仁以處常言旁行不流以處變言其處變尤深於守常也樂天知命安土敦仁則與天為一處變又不足言

矣要之聖人之知仁非有淺深特隨其所至而言見其有淺深爾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此言聖人以易至命之事至命是到那天命處言與天命為一也天地之化聖人能範圍之天地生萬物聖人能曲成之天地之道晝夜而已聖人則通知晝夜是其所造直與天地為一也如何為之用易蓋天

地之道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一陰一陽之道也易書之所有亦一陰一陽而已聖人有得於易則天地萬物晝夜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聖人之至命所以為用易也

範是模範如鑄金之模圍是包圍如人圍牆故曰匡郭範圍是就泛濫無收拾處約起來使成箇事物如模以範金使成形器圍以衆地使有界止也

於天而頒歴授時於地而晝野分州於人而别生分

類俱是範圍之事範圍不使之過也如天只是一氣

籠統孰知是春夏秋冬如地只是一塊荒土孰別其

東西南北某州某國如人但見蚩蚩蠢蠢荒荒野野

孰知有箇君臣上下此便是過了聖人為之頒歷授

時則天道成為之畫野分州則地道平為之別生分

類則人道立是範圍而不使過也

曲成是委曲成就不能直致也要說得與範圍不相

犯在人如辨上下定民志使公卿大夫下士庶人各

有限制不得僭越是範圍也若未知職業如何而盡各隨其官而為之法制如一部周禮一部諸司職掌使百官各隨其條教依其職掌作一部律令使刑官遵之問刑教民樹畜使老者衣帛食肉設為庠序以教之使民知孝弟禮義此便是曲成之事又如作宮室以易構木為巢之俗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舟車以濟不通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亦是曲成之事至於物若穿牛鼻絡馬首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

取用之節以遂其生如數罟不入污池斧斤以時入山林五穀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皆是曲成之事如此之類不能盡書

範圍是制其過曲成是助其不及範圍是裁成天地之道曲成是輔相天地之宜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只是通知晝夜之道葢幽明死生鬼神非晝夜其理相為循環則晝夜之道也聖人通知晝夜亦只是上文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

鬼神之情狀而益深造與之相默契如所謂知天地之化育云爾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不外一陰陽而已陰變陽陽變陰是之謂易陰陽氣也所以主宰是氣者理也陰陽之變易皆是理主宰之故夫子下文指陰陽之迭運者而謂之道道神只是這箇道因其无在无不在故謂之神張子曰兩在故不測蓋當其陰變

為陽也而此理則在陽當其陽變為陰也而此理則在陰陰陽只管變易而理皆無不在焉是謂兩在也兩在故不測不測即神也曰神无方言神之无所不在无有一定方所也曰易无體言陰陽只管變易無箇一定形體也下章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正蒙神天徳化天道一神兩化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諸說皆是發明此意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推

行有漸言陰變而趨於陽陽變而趨於陰皆有其漸是之謂化化即易也合一不測為神言陰陽合上只是一箇物在這上往來在陰上也只是這一箇物在陽上也只是這一箇物故曰合一以為在陰忽又在陽以為在陽忽又在陰是為兩在故曰不測言莫有測度也又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故化只是一箇陰陽兩端故曰一物兩體朱子曰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言只是

一箇物也在隂也在陽隂陽无乎不在故曰兩在惟兩在故不可測度也兩故化言必有兩物方能變化有箇隂陽然後隂變陽陽化隂有箇晝夜然後晝而夜夜而晝凡其變化無窮皆兩為之也若無兩箇物安能變化自註云推行於一盖雖兩箇變化總是推行一箇道理爾盖陽者太極之動元亨者誠之通隂者太極之静利貞者誠之復隂陽雖不一而皆推行乎一太極通復雖不一而皆推行乎一誠也

又曰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化是陰陽變化即此章所謂易也張子曰由氣化有道之名故以化為天道爲用神即合一不測之神只是理所以主宰乎陰陽者也故以為天德為體神化雖有道德體用之分只是一氣而有動静爾故曰一於氣而已

天地之化萬物之生晝夜之循環皆有箇神易易則模寫乎此理者也故在易亦有神易聖人於天地之

化能範圍之於萬物能曲成之於晝夜之道能通知之則神易不在易書而在聖人矣是聖人之至命亦為用易也聖人之神易何以見得聖人之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皆其經綸之妙用所謂易也聖人之心神明不測能宰制羣動經綸妙用皆由此出所謂神也故曰人從心上起經綸可以觀聖人之神易矣

蒙引曰神无方易无體獨繫之至命一條至命從窮

理盡性上來乃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繫之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大抵不過不遺及通字重見得神无方易无體處正是此上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夫子作繫辭大傳以明易至是見得天地間道理不外乎陰陽二者故特發明出來示人此是探本窮源

之論周子太極圖說實自此而出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學者不可得而聞此云然者發明斯道以教萬世也

大意謂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而已是氣迭運一陰而復一陽一陽而復一陰陰陽只管往來循環不已只此便是道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迭運不已皆太極動靜之所為無太極則無動靜無陰陽矣故聖人即陰陽之迭運以語

道之全體非隂陽迭運之外復有箇道也朱子乃曰其理則所謂道却似隂陽迭運之外又有箇道未免起人疑惑

繼善成性以下所言是即造化人事以明一隂一陽之道亦舉其大畧者爾若細言之仰觀於天日月星辰之上下晝夜寒暑之往来此在天一隂一陽之道也俯察於地山之發育剥落水之往来潮汐鳥獸之希革毛毨龍蛇之隐見屈伸魚鼈之胎卵化育果木

花草之榮悴開落此在地一陰一陽之道也中觀於
人呼吸作止語默起居出入寤寐食息在人一陰一
陽之道也以世道言之氣化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治
亂安危相為倚伏亦一陰一陽之道也皆有箇物在
冥冥之中以主宰之此則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是就一陰一陽之道上見得蓋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則當其為陰時而道在陰矣當其
為陽時而道在陽矣陰陽只管迭運而道无不在焉

可見此道在陰在陽不可測度也不可測度故謂之神原其所以兩在不測者葢道只是一氣爾惟是一氣故動則為陽靜則為陰為陽則道在陽為陰則道在陰在陰在陽如此其神速若非一氣而有兩物則彼此不無偏滯在陰未必在陽在陽未必在陰可以測度不得謂之神矣張子曰一故神正是此意惟是一物在此在彼不可測度若是兩物在此或不能在彼在彼或不能在此有所偏滯而不能神矣兩故化

言惟兩物故彼此更代而變化若是一物就死殺了安能變化

蒙引身在北都一念在泉南其神則在泉南稍差葢隂陽兩在是當在陽時則無隂在隂時則無陽身在北都神在泉南是身尚在北都故不同也所引董五經之事乃前知之説非不測之神也

上章神无方而易无體即是一隂一陽之謂道隂陽不測之謂神意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是就天地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道繼如子繼父之繼蓋天地生物春夏生成到秋冬皆收斂閉藏了使無以繼之造化幾乎息矣由是貞下起元天地二氣復交泰而生物則造化生生之理繼續於無窮猶子之繼父也故曰繼

陰陽五行流行發育化生萬物繼之時也斯時也氣之方行而未有所成理之方出而未有所立以氣則

未有清濁之殊以理則未有昏明之異是故謂之善葢是理未付於人物其本然者未失未有不善之雜也及夫陰陽五行凝聚成形而人物生焉則氣之行而已成理之出而已立人則成箇人物則成箇物此之謂成葢人物既成則人得所以為人之理物得所以為物之理莫不有本然之性焉是故謂之性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

本文兩之字虛繼之者善言其繼者本善也成之者

性言其成之者有性也

本義善謂化育之功是言化育之功本善道具於陰而行乎陽著此語只欲闡繼善成性之屬陰陽爾

朱子小註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又曰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賦著成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繼之者善公共底成之者性是自家得底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此就成之者性上說一隂一陽之道仁知以人之所禀言見之之字是指仁知謂之之字是指道仁是得陽氣之多而性偏於動者知是得隂氣之多而性偏於静者仁者見其仁則但見其動而不見其静遂謂此道只是仁不復知有知一邊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其知則但見其静而不見其動遂謂此道

只是知不復知有仁一邊故曰知者見之謂之知若夫百姓則尤其下者終日由於仁知而不知其為道焉葢仁者以仁為道百姓亦有稟性屬陽者不知其為道也知者以知為道百姓亦有稟性屬隂者不知其為道也夫百姓既一切無所知仁知又偏於所稟故君子仁知合一之道為鮮也

夫仁屬陽知屬隂百姓雖日用而不知然隂陽之道无不在也此一隂一陽之道見於人之稟付者也

蒙引以見之之字為指道予以本文上下文勢及本義仁陽知隂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所見而目為全體觀之似不是故復為之說觀者詳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就造化上言一隂一陽之道繼之者善條是半帶生物說此則専就造化説

仁謂造化之功只是隂陽五行化生萬物者爾謂之

顯者蓋當窮冬閉塞之時萬物歸根復命陰陽五行所以為生物之具者皆收斂而不可見及至陽春發生之時天地交而二氣通陰陽五行絪緼交密於兩間以造化乎萬物章章乎昭著而不可揜是故謂之顯用是機緘之妙機是弩之機緘是絲之總結處機一發而矢即至緘一引而絲即舉所以為妙用也藏用所以為神妙者以其感而遂通觸而即應有似於弩絲之機緘爾蓋陰陽五行流行於兩間以化生萬

物造化之功固昭乎而莫揜及至萬寶告成之時隂陽之氣咸收斂閉藏於至静之中可以為後来生生之本化化之機亦猶弩之機可以觸發絲之緘可以順挈也故曰藏諸用

當曰藏之體而曰藏諸用者此是有用之體故亦謂之用此等字様非大聖人不敢下盖道理只在聖人口頭但立一字而義可通聖人固不循其故也本義用謂機緘之妙亦是會其意解之未必聖人之意是

如此

顯諸仁言顯而為仁藏諸用言藏而為用諸字輕看

顯諸仁所以鼓萬物之出機也藏諸用所以鼓萬物之入機也然天地無心而成化不若聖人之有心而憂焉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聖人之憂有如此

發乎外者本乎内顯仁是發乎外也其外如此其内之所存可知矣故即顯仁而謂之盛德有諸内必形

諸外其内如此則其外之所發可知矣故即藏用而謂之大業至矣哉是就不與聖人同憂上看出

或問聖人盛德大業不若天地之無憂可謂未至乎曰此姑抑聖人以揚天地爾聖人之盛德大業雖不能無憂亦不可謂不至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上以顯仁藏用為盛德大業姑就其大體而淺言之其所以為盛德大業者未之及也至此則舉其所以

然者而盡言之謂藏用固謂之大業矣所以然者盖其所藏者大而無外舉天下之物皆在其包藏之内而無一物之遺漏是惟不發一發則無所不到而為業之大矣故即其富有而謂之大業顯仁固謂之盛德矣所以然者盖其所以顯者久而無窮化工之生物者自微而著由小而大生生不已進進不息愈久而愈無窮非其存於中者溥博盛大而不可為限量則一出而隨竭矣安能如是之不息故即其日新而

謂之盛德

雲峰胡氏曰富有者無物不有而無一毫之虧欠日新者無時不然而無一息之間斷愚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富有也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日新也顯仁之盛德陽也藏用之大業陰也顯而復藏藏而復顯一陰一陽只管迭運不已是則所謂道也此道之見於化機之出入者然也

生生之謂易

本義隂生陽陽生隂此隂陽即一隂一陽之謂道之隂陽一隂而又一陽此隂生陽也一陽而又一隂此陽生隂也繼善而成性顯仁而藏用陽生隂也成性而繼善藏用而顯仁隂生陽也以至天地之消息盈虚人物之動息榮悴皆然無處無之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就生物上言一隂一陽之道萬物之生方其流行之際氣初凝而未實形初就而未具依稀其形容彷

彿其狀貌此成象也斯時也輕清而虚屬乎陽也則謂之乾及其形質既成貌象已具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其形色若何其性情若何細微曲折莫不詳著而悉陳此效法也斯時也重濁有迹屬乎陰也則謂之坤

成象是未成形纔有箇象爾效法則形已成而凡事皆具矣故以為陰陽之分

成象之乾陽也效法之坤陰也此一陰一陽之道見

於生物者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就人事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言究極七八九六之數看所成者何卦所值者何爻因卦爻之辭以知未來之吉凶此所以占其事也故謂之占既而以所占卦爻之理見之行事而吉以之趨凶以之避則事變以之而通矣此所以成其占也故謂之事占是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是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一陰

一陽之道亦可見於此矣

蒙引曰末係以此條者所謂因造化以及易也或以為說人事者緣張忠定公之言而云其實却是就占易言不是就人事言人間之事何限却專說占事何耶

陰陽不測之謂神

上言一陰一陽之道見陰陽之迭運皆道之所為也陰陽迭運而道皆無不在則其神妙可知矣故又曰

陰陽不測之謂神詳見一陰一陽之謂道下

此是就一陰一陽之道上見道之無所不在而贊其為神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言易書也易者陰陽之變也以言乎遠是理則無遠弗届盖陰陽之理不以至遠而不到莫得而禦止

之也以言乎邇則陰陽之理不待安排而自不偏如今這坐榻亦有箇上下硯池亦有箇面背這便是陰陽何待安排布置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一物無陰陽如螻蟻至細也有箇食息動靜是亦有陰陽也備言物物皆有若有一物無陰陽是不備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推易之所以廣大也乾坤萬物之父母也乾坤各

有性氣皆有動靜乾之性氣其靜也專一而不他惟其專一而不他則其動也直遂而無屈撓惟直遂而無屈撓則其性氣之發四方八表無一不到而規模極其大矣故曰大生焉坤之性氣其靜也翕合而不洩惟其翕合而不洩則其動也開闢而無閉拒惟其開闢而無閉拒則乾氣到處坤皆有以承受之而度量極其廣矣故曰廣生焉乾坤即天地也大生廣生皆就乾坤說易書之廣大則模寫乎此不可以本文

廣大作易書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廣大指易書即首節夫易廣矣大矣之廣大天地原自廣大上文大生廣生可見也易書之作法乎天地易書既作則配乎天地配猶云相似也此與易與天地準相似蓋易書之作乃法乎天地易書既作則與天地準也

變通是易書中之變通即蓍策卦爻陰變陽陽變陰也四時運行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陽之變化故曰變通配四時

日稟陽精而明於晝月稟陰精而明於夜易書卦爻不外一陰陽爾陽則光明陰則暗昧此陰陽之義也與日明於晝月明於夜者何以異故曰陰陽之義配日月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因得其理以為健順五

常之德仁禮屬健義知屬順健則作事無難故曰乾以易知順則作事不擾故曰坤以簡能此在人之至德也易不外乎隂陽隂陽之德不外乎易簡凡卦爻之屬陽者其性皆健而作事不難人禀陽氣而生其性健而作事不難者實似之凡卦爻之屬隂者其性皆順而作事不擾人禀隂氣而生其性順而作事不擾者實似之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徳

或曰易中之易簡是兩人至德之健順只是一人如

何相配且五常健順雖均為人之德然人之生有得陽氣之多而偏於健者有得隂氣之多而偏於順者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故至德之健順乃仁知之别實兩人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於崇德廣業見易之至知崇禮卑至道義之門皆是

詳崇德廣業之事

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於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是也聖人窮易之理則其知無所不到而智識高邁卓越其德崇矣其崇效天崇之極也觀其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而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而知鬼神之情狀以至皇帝王伯之道古今治亂興亡之故無不洞然明照之下則其知

識之崇信乎如天之髙而出乎萬物之上也循易之理則其行無所不到由至大入至小由至着入至微纎悉毫末無一忽畧而禮畀矣其畀法地畀之極也觀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洒掃應對視聽坐立之類至極纎瑣亦無所苟則其禮體之畀信乎如地之平而在於萬物之下也

語類曰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畀處曲禮曰無不敬自上堂階

先左足至奠之有菜者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都是
畀處
此德字以知言與禮字對是行禮畀如地而業廣是
如何蓋禮必至於畀下處無所不到其事業方廣如
高處到畀下處欠闕不到則所就者狹矣業何由廣
朱子小註曰禮畀者業之所由廣纔有些子不到處
這業便有欠闕便不廣了
本義知崇如天而德崇禮畀如地而業廣此特分知

禮之屬於德業爾未可於此處說德崇業廣至道義之門方可說德崇業廣蒙引說亦明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此承上文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而言意謂天地設位則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知禮至於效天法地則本成之性存存不已而道義從此出故曰道義之門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則德於是乎崇矣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則業於是乎

廣矣此易所以為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為至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合天下事物之多則見其雜亂故曰天下之賾形容是天下之賾底形容猶言模樣也物宜只是天下之賾蓋一物有一物之所宜也

見天下之賾比擬其形容看是如何於是畫卦以象其物宜如擬天之形容見是純陽至健底物便畫三畫純乾以象天他如君父金玉寒冰良馬木果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乾象之比擬地之形容見是純陰至順底物便畫三畫純坤以象地他如母布釜均子母牛大輿之類亦皆擬其形容以坤象之八卦皆然不及盡書

象是象天地之賾而立是故謂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動自有關著衆理一舉手便觸前觸後不可行處然其中自有一路可行得去此會中之通也聖人既得其通就把這通來立箇常法教人去做隨以其常法繫之於爻使人由此則吉悖此則凶是明其吉凶也是爻辭因天下之動而立者是故謂之爻爻者交也變也變則動矣如屯卦六二上承九五之中

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而三又匪冦婚媾兩者相衡難以並舉然義當舍之而從五此通也聖人則斷五在所當從三在所當舍立成典禮以著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又如萃卦初六上應九四是當與萃者而隔於二陰乃志亂而安萃是亦彼此相衡難以並舉者然義當舍二陰而從九四此通也聖人則斷四在所當從二在所當去立成典禮而著之爻曰勿恤往无咎此皆繫辭以明其

吉凶也易中此類甚多雖有不盡然者聖人立法皆必自難處而立故如此立言爾小註父子君臣之說是要發明會通之義明白爾在易中無可尋處愚引屯萃二爻亦畧近之學者不可執泥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言天下之至賾其頭項繁多雜亂宜若可惡也然其中一物各有一箇道理如何可厭如乾為天為圜為

君為父為玉為金如此之類亦繁雜矣然所以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者各有箇道理何可惡得自此惟之不能悉舉也

天下之動千變萬化千條萬緒最易紊亂者然上面各有箇會通典禮如何紊亂如乾之六爻言龍而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一似易紊亂也然潛是潛之理見是見之理以至惕躍飛亢莫不皆然何曾有紊亂乎漸之六爻言鴻而有漸干漸磐漸陸漸木漸陵漸

陸之不一似易紊亂也然漸于是漸于之理漸磐是漸磐之理以至陸木陵陸莫不皆然又何曾紊亂乎三百八十四爻自此推之俱可見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承上文言象言天下之至賾爻言天下之至動則言行之理皆具於易矣君子之言動也舍易何所取法哉故言不苟言也擬之於易而後言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之理是如何吾之言如何而後合諸

易比擬停當而後見之言焉動不苟動也議之於易而後動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要見夫易之理是如何吾之動如何而後合於易計議停當而後見之動焉擬之而後言則言之淺深詳略各當其理而言之變化於是乎成矣議之而後動則動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動之變化於是乎成矣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

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以言行感通發中孚之義與爻辭稍異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兩句是申明上文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二股即此兩句就見得言行是君子之樞機蓋樞是門之所

由闗闢機是弩之所由張弛者言行是君子之所由以出身加民發邇見逺猶門弩之樞機而門弩之所由闔闢張弛也榮辱之主指上文千里之外應違意動天地又是推出説言不止於千里之外應違雖天地亦能感動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其大者泣竹而冬生卧冰而鯉出其一節之行亦能動天地如此此言即此文而擬議之見言行之當謹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

此是闔闢說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此是言其迹之異二人同心以下是甚言其心之同處夫二心之同至於物莫能間而言有味如此寧論其迹之異哉

言君子之道或出而仕或處而不仕或默而不語或語而不默其事迹之不同有若水火之相反矣要其心則相同不以其迹之異而有間也其心之同也非

尋常之同堅不可破牢不可開天下之至堅莫如金也使其遇之亦斷做兩段去而莫能間至其出言也則彼此相信此有言彼以為有味彼有言此以為有味其臭如蘭也其心之同如此其迹之不同何也時之所遇有不同也其時不同其事因之不得不為之而有異然其心未始有異也烏能以迹而間心哉故曰聖人之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得其當是乃所以為同也意正如此故箕子比干生死不

同而同於仁禹稷顔回隱顯不同而同於道此可以觀君子之心迹矣

蒙引曰間是阻隔之意若利刀切物必迎刃而分何能阻隔得他故曰其利斷金

周瑜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君言聽計從雖使蘇張之徒復生豈能間其意乎可以味斷金之意

即此爻而擬議之君子惟求其心之同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

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

言凡物茍安錯之於地已可以無虞矣況又藉之用茅則益以安矣何咎之有何哉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一莖之微爾蓋甚薄也至其用之則可以藉物而无傾覆之患是其用可重也君子慎斯術也以往將見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其无所失

矣

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慎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解勞謙意厚之至也是賛美之辭語以其功下人者也是方說上爻辭去盡勞不伐有功不德至厚之至正是以其功下人者也言

九三所謂勞謙正是如此故曰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言九三所謂勞謙正是語他能以其功下人者也德

言盛禮言恭又是再發不伐不德之意謙字即是禮

言恭存其位是解君子有終

即此爻而擬議之見有功勞之當謙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說見文言茲不解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解節初九爻義亦與本爻不甚相貼與解同人九五相似蓋聖人之情因卦以發者也

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表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曹操欲殺董貴人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事泄

被殺此幾事不密則害成也

即此爻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密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解六三爻義

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則人皆起非望之心矣故盜思

奪之上而慢之下而暴之則奸雄得以為辭而起攻伐之念矣故盜思伐之財物而不謹藏則偷盜乘間而竊取矣故曰慢藏誨盜婦人無事而常粧飾則輕薄少年起淫慾之心矣故曰冶容誨淫此四者皆自處不善而為盜之招也負且乘致寇至正是此理故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右第八章

易經存疑卷九